在上海寻找阿拉

其实，“阿拉”本不是上海话。阿拉，是宁波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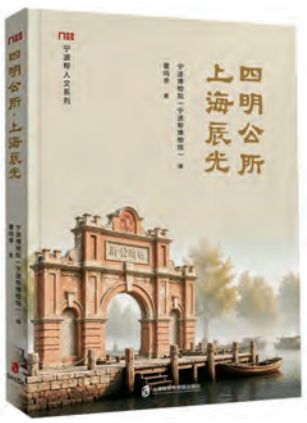
撰稿 | 姜浩峰

早些年，分辨本地人、上海人很容易。第一人称用“我侬”的大概率是本地人，用“阿拉”的就是上海人。

其实，“阿拉”本不是上海话。阿拉，是宁波话！只不过上海开埠后，宁波人到上海经商、做事的人越来越多，潜移默化地使得上海话成了今天这番模样！读上海作家、媒体人董鸣亭女士的新作《四明公所·上海辰光》，一如她此前的长篇小说《蓝宝》一般，充满了浓浓的海上风情，而细品之下又有着足够的宁波味道！

如今，即使许多老上海，或者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，都认为宁波人到上海发展，是上海开埠以后的事。而董鸣亭的这本新作，却从清代嘉庆年间写起。在当时的上海县城西北一处滩涂上建起的四明公所，那时候就是在沪宁波人的聚居联络之地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“阿美士德”号商船就发现了四明公所。英国人发现当时的上海是“不设防”的。也有人发现这里其实与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是有生意可做的。

不知道算不算历史上的一个错过。总之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当英国人在江南靠近东海的一座县城发现了战机与商机以后，先以“战”为一段历史的开端。但也有“商”的跟进。董明亭记录了与四明公所有关的宁波到上海奋斗的人们：1840年生于浙江镇海、1854年到上海的叶澄衷，184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、1861年到上海的朱葆三，186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、1881年到上海的虞洽卿……



《四明公所·上海辰光》
董鸣亭著、宁波博物院
（宁波帮博物馆）编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6年6月

书讯

《倩女：明末清初中国文学中的幽明与性别》

明清易代，社会动荡，鬼魂文学迎来创作高峰。蔡九迪的《倩女》一书，以女性鬼魂与性别叙事的交织关系为切入点，综合运用小说、戏曲、诗词、医案、视觉材料等，系统考察17世纪女性鬼魂形象在各类艺术中的生成机制。通过对《聊斋志异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等经典的细读，作者揭示出女性鬼魂如何突破儒家伦理对性别角色的规训——她们既是人鬼恋中欲望的化身，亦成为书写明清易代的历史创伤的隐秘载体。那些游荡于文本间的芳魂，绝不只是边缘化的奇谭，而是承载着时代核心的文化关切。

董鸣亭本人也是宁波人后代。董鸣亭的父亲属奉化董家“孝”字辈，出生于北京，幼年随董鸣亭的祖父迁居大连生活了十多年，于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返回家乡。1948年初，董父来到上海，从此未曾回村。但在如今一个奉化同乡交流的微信群中，现任上海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看到董鸣亭介绍家乡的文字，忍不住询问起来，问她“是否来自亭山村”。果然鸣亭的名字是自亭山而来。两人遂确认是同宗。

由董鸣亭《四明公所·上海辰光》，让当下生活在沪甬两地及世界各地的宁波人、阿拉上海人了解四明公所，了解近代以来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中国人对殖民者的抗争——民间反帝斗争曾经的篇章，也了解一个个自宁波到上海从商者的奋斗。董君武称，在董鸣亭的新作中，能读到四明山水的灵气赋予宁波人的聪慧与机智，读到东海波涛的壮阔造就宁波人的远见与坚韧。董鸣亭称，这部凝结了自己十余载心血的小书，是为纪念宁波来沪的一代代先辈。“正是他们的拼搏与坚守，参与铸就今日上海的繁华盛景，在上海寻找阿拉故事，我更不忘先贤……”董鸣亭如此对我说道。我想，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系！